

等待的滋味

郑安之

等待时,仿佛吃一颗杨梅,初入口有令人失望的酸味,又夹杂着丝丝甜意。直到果肉炸碎开,甘甜弥漫了整个口腔,才意识到最初的酸是多么值得。最后轻轻吐出果核,静静回味亦或企盼着下一次的品尝。

等待无疑是一种孤独的幸福。默默地立在原地,眺望着,思索过去,想象未来。此时的你,不就是一个孤单的灵魂吗?心无杂念,专一又固执地不愿离去,直到另一个灵魂的介入,一瞬间,如沐春风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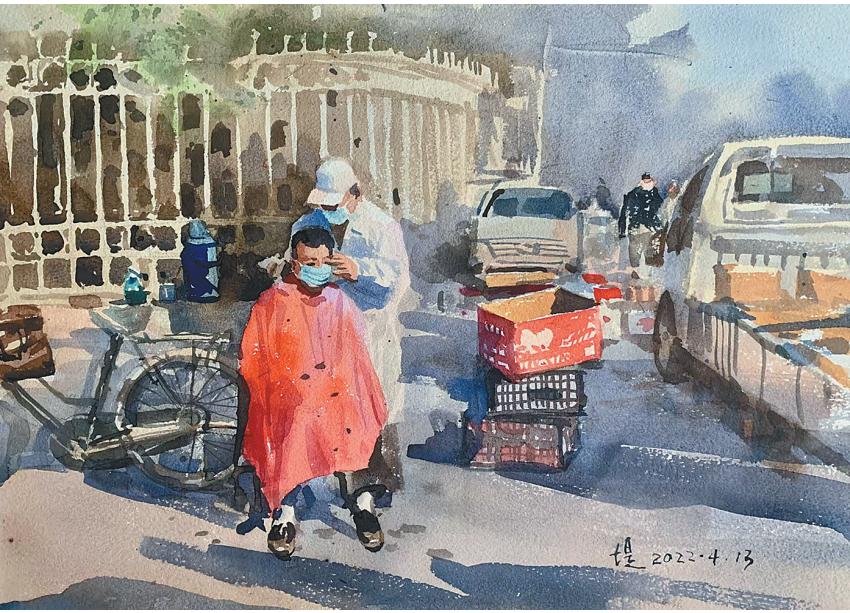
仍记得去年的春天,我在阳台的花坛里播种下一粒种子。我不知道它要多久才能开花,甚至不知道它何时才破土而出。我能做的,就是凝望它头顶的那一片土地,祈祷它快快冒出芽。不巧的是,那个春天似乎格外多情,时不时向人间泼洒她动人的泪珠,竟连着数天不露一个笑脸,始终淅淅沥沥地下着雨,没有丝毫停歇的势头。本应是春雨

润万物,此时却“酿极春愁”,让我分外惆怅。

农人们都说:“雨水太多,不利于种子发芽。”我在等待中开始担忧,后悔自己不该那么早将它播种。我不再翘首想象它发芽开花的场景。看来,等待已是徒劳;倘若种子早被泡烂了身躯,傻傻的等待又有什么意思呢?两天后,父亲突然问起:“你上次撒的花种怎么样了?”我一愣,转头看了看阴沉着面孔的天空,摇摇头说:“我不知道。”我确实不知道它怎样了,但它一直在我内心深处隐隐跃动着。

父亲的话像一根细线,无意间勾出了希望,我忍不住又一次跑向阳台花坛。遗憾的是,种子依旧没动静。我安慰自己一定是它在扎根,再等一会儿,也许它就会发芽了。即便苦涩糅合着绝望,却也掺进了甜蜜的幻想,使我们拥有坚持下去的动力。

看似遥遥无期,日子在一天天过去,终于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,我的



城市印象

街边的理发摊儿

绘画:王焕堤

搬家的书

金敦

搬家时,读书人对居室里堆积如小山的书,会感慨:搬书,是繁重的体力活。书已是家中的组成部分,不随身搬往新居,于心不忍,再苦再累也要上这些书,开启新的历程。

“搬一次家,脱一层皮。”是说搬家

劳心劳力的麻烦辛苦,抬眼看一捆捆的书,眼见它们装进编织袋有被“虐待”的嫌疑,索性把书放进旅行箱,一趟趟乘地铁搬往新居。从深圳东门到深圳南头,一段20多公里的地铁距离,来来回回几十趟,突然,我意识到书是生命的载体,倘若把一本本书想象成书人呢?刹那,这些书变成活灵活现的写书人,有诗人、小说家、评论家、专家学者等文化人,被我带在身边乘坐地铁,通往城市另一方热土,从未有过的兴奋与神圣涌上心头。书不单纯是书,是有思想有灵魂的物体,书装进旅行箱里像小动物般不出声,它们像缤纷万千的万花筒,能把整个世界收进书中。

搬家的书,文化人的书,让“百无一是文人”的谬论,更加荒诞可笑。想说这话的人,对书对文化人鄙视嘲讽的憎恶嘴脸,隐约透出妒忌阴暗心理的酸气。没有书籍的知识传递,恐怕没有当今科技发达的人类社会,不会有一座座城市拔地而起。不读书的城市,没有写书人的城市,必是面目可憎的肮脏没有文明之光的城市。

书是财富,真理无疑。一座溢满书香的城市,未来可期……

何况不少书是我写过评论的书,与我的心神有过亲密交集,亲切感是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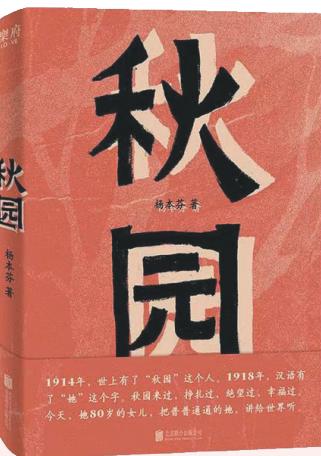
山间小屋

项丽敏

把落日装进窗子
把月亮挂在檐下
有时,也会把月亮换一个地方摆放
比如皇后院子的天井
比如一个人的眼睛

一扇木门通往河边
另一扇木门通往山谷
那些从野菜果和鸟鸣里采集的
亮晶晶的诗句
就挂在山谷的树梢上吧
快乐时变成萤火
忧伤时变成露珠

慢书吧



秋园

作者:杨本芬
出版社: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
出版时间:2020年6月

听八旬奶奶讲述她和妈妈的故事。

1914年,世上有了“秋园”这个人。1918年,汉语有了“她”这个字。秋园,她来过,挣扎过,绝望过,幸福过。今天,她80岁的女儿,把普普通通的她,讲给世界听。

“我写了一位普通中国女性一生的故事,写了我们一家人如何像水中的浮木般挣扎求生,写了中南腹地那些乡间的生生死死。我知道自己写出的故事如同一滴水,最终将汇入人类历史的长河。”

本报所登部分稿件,作者姓名及地址不详,请与编辑联系,以便寄奉稿酬。

投稿邮箱:1736305488@qq.com

哈师大教师自主研发建设寒地柴窑 烧制龙江特色高温瓷

上京窑“一金一冰”:

让金源文化与冰雪文化浴火而生

生活报记者 周际娜

在哈尔滨市阿城区新华镇,有间古朴清雅的院落。小院中心偏东是一座容积5.5立方米的柴窑,老榆木上刻着隶书“上京窑”。窑炉旁整齐码着松木,烟囱的顶端,安放着一座金源文化中象征祈福的雕塑,庄重的仪式感,让人心生敬畏。

从这里浴火而生的“一金一冰”,是大自然给予寒地的特殊馈赠,它们风格古朴,器形自然,久看不厌。今年42岁的上京窑窑主王仁亮,便是这上京金瓷和上京冰瓷的创造者。他将黑龙江的高岭土与寒地柴窑相结合,以松木为燃料,烧制出了黑龙江特色高温瓷。其作品不施釉采用裸烧的方式烧成,呈现出罕见的金色和冰色质地,地域特色极为鲜明。据悉,2015年至今,上京窑已经烧制完成54窑,数千件优质的龙江瓷器,被国内外大批陶瓷爱好者珍藏。



填补空白:

自主研发建设寒地柴窑 烧成温度达1320℃

王仁亮是“80后”,现为哈师大美术学院雕塑教研室主任、副教授。十年前,他在进行柴烧理论研究时,有了烧本地瓷的想法。

相比现代化的电窑、气窑和煤窑,柴窑十分稀缺,行业内有句话叫“非大师,不柴烧”,可见柴烧的艰难和艺术价值之高。柴烧成本高、成品率低,烧出来的坯体颜色更加含蓄、温润。有人曾把柴烧比作陶瓷业的一注镇静剂,它让浮躁的世风归于平静,让陶瓷真正回归本源。

要想烧出本地瓷,首先得建本地窑,“寒地柴窑会出现冻胀,因此无法照搬南方的窑炉,必须在保温蓄能、结构等方面做出改进。”2015年,王仁亮带领团队,花2年时间、历经多次改造后,终于自主研发建设了第一座寒地柴窑,烧成温度达1320℃,填补了本土高温柴窑领域的空白。此后四年间,他又相继建设了两座寒地柴窑,正在使用的3号窑,是目前国内最大的寒地倒焰节能型柴窑,最多可容纳3000件器物。

除了柴窑,黑龙江还有两样“宝贝”。一是储量丰富的陶原料,我省高岭土矿藏量居全国首位,这种砂质高岭土需要反复淘洗和调配,王仁亮为此试验了2年;二是有充足的松柴供应,木材厂淘汰的兴安落叶松木料,堪称绝佳的烧窑燃料。这些看似普通的“废柴”在燃烧过程中挥发出松脂,伴着舞动的窑火,以另一种方式在泥胎上“重获新生”。

佳作问世:“一金一冰”皆为天成 上京金瓷入编《中华茶器具通鉴》

2016元旦,王仁亮烧制出了第一窑“黑龙江特色高温瓷”,打开窑门,灿若金秋的色彩,让他兴奋得整夜睡不着觉。

德化白瓷、建阳黑瓷、龙泉青瓷……上京金瓷,区别于传统瓷器青、白、黑、红、花色系,金色系实属罕见。这金色质地不是上釉得来的,而是一方土木的绝美配合。本地高岭土的铁含量较高,用王仁亮的话说,“烧白瓷白度不够,烧金瓷颜色正好”。瓷器烧成后表面的釉质层来自于自然窑变,是松木燃烧后的木灰与泥坯中的矿物质成分,在窑内1320℃高温中融合变化而成,色彩变化自然丰富。

柴窑“入窑一色,出窑万彩”,每件器物自然天成、独一无二,上京金瓷的颜色在黄与橘红色之间变化,精品接近于金色,散发着妙手天成的雅趣。

“上京金瓷的‘金’,一方面指的

是金色瓷器,另一方面指的是金源文化,是对龙江陶瓷历史文化的传承。”

王仁亮介绍道,其实除了金瓷,上京冰瓷也很有地域特色。冰瓷的“冰”同样有着双重寓意,既指自然窑变形的冰色釉,也象征着龙江的冰雪文化。

“一金一冰”,同出一窑,皆仰赖天工。即便是柴烧经验丰富的王仁亮,也很难精准预判哪儿能出金,哪儿能出冰,只能安心领受自然的馈赠。尤为难得的是,每次烧窑前,他都是亲手制作泥坯,一做就是半年。

“3号窑一次能烧3000件,根据品相,可将瓷器分为普品、精品、极品和典藏品。极品率通常是3%。”王仁亮说。

短短几年,上京窑的佳作,便得了官方认可和名家力荐。2019年,由中国工艺美术协会组织编撰的、有史以来第一部大型茶器工具书《中华茶器具通鉴》出版,其中“古今名器名器卷”介绍了王仁亮和上京金瓷,这也是省内唯一入选的陶瓷艺术品。

(下转A04版)